魏書

三三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魏書八十三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華氏爲佐周成大業未聞姒姓爲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

京乃至移其鼎璽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爲誡明帝尚封頵騃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蘭犢引大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紇始有勳於國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

諸部乖亂獻明后與太祖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部訥揔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荅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染干麤暴忌太祖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

為主洙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獎立繼統勳汝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鞮征訥內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万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洙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

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隙加猜忌會太祖勅儀去鄴盧亦引歸太祖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

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為并州刺史廣寗王廣固敗盧亦沒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為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

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爲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爲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

人也頹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殺眷
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
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率
騎奔太祖顯恃部衆之彊每謀爲逆羅辰輒先
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
以前後勲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
州刺史卒諡曰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諡曰貞

子尒頭位魏昌廮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
之自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
滅黃眉間來歸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
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隷戶二百世祖即位
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
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
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

泰常中爲相州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
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
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
駕數幸其第賞賜巨万神麚三年以超行征南
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鎭鄴追加超父豹鎭東
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眞君五年超
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
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

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特進世祖追思超
不已欲以鳳皇爲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
庭乃止
鳳皇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兖州刺史
超旣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
州刺史入爲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
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儁亂寶司隸校尉元寶

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
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
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
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
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
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兖州故吏汲宗等以道
儁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
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
公謚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閭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

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追諡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妣豐贈妣妻河東王妃

子惠襲紇豐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戸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

紇弟深位外都大官兾州刺史江夏公卒先

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爲
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
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
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
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覩爲平州刺史遼東公
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
西簡公父勃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
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
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

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貧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内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

而黜英大后曰英為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
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
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
訢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贖貨從燉
煌諸常自興公及疑至是皆以親疎受爵賜田
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
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甍謚遼西平
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
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

之後貞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万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

文通語在海夷傳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
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
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
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
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
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
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
好陰陽兵法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閒性汎愛
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

爲世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即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即位文明太后臨朝王公貴人登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

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毁分用大至頹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邙

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熈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内都大官太師如故熈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熈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熈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

往牒既許遵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
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
臣從禮又勤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熈三
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
賜累巨万高祖每詔熈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熈
上書如舊熈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
路相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熈
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勑宕昌公王遇曰太
師万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

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緦服詔
有司豫辨凶儀幷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
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勑代給綵帛
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
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
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
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
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
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

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
脩
誕字思政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
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
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
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
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
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
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遥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爲侯誕與脩雖並長宫禁而性趣乖别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棰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

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
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
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
祖既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
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
年高祖謂其無師傅奬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
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
省問醫藥備加時高祖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
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

已惙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絶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鍾離戍主蕭惠休惠休遣其太守奉慰詔求棺於城中及斂迭舉高祖以所服衣幍充襚親自臨視撤樂去膳宣勅六軍止臨江之駕

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人兼大鴻臚
送柩至京禮物轜儀徐州備造陵兆葬事下
洛俟設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
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
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
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
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
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
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既自

少綢繆知之惟朕寀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
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
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巳就墳塋永潛幽室
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
彭城王勰詔羣官脱朱衣服單衣介幘哭司
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
禮度產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
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

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
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並宴
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
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
扶風郡公
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

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
尹

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
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
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
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
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
貴大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
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愼時熙爲太保誕司

徙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黃門廢后在位禮
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
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
劉義隆濟陰太守高宗遣閒使諭之峻與五弟
誕嶷雅白永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
州刺史頓丘公雅嶷誕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
爵爲王徽爲太宰薨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

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於

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惠令人掩
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
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
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
者既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
鹽負薪者同釋重檐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
羊皮各言籍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
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為戲言咸無答
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

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

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

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慿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

既無殊能令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為伯並去軍號高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于禁中及世宗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為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莊謚曰莊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睎為後襲先

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陵郡公保睎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典御帝之圖尒朱榮保睎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保睎奔蕭衍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魏書八十三上

魏收書外戚傳上亡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魏書八十三下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

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
祿大夫賜爵勃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
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勃海公爵封
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
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
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
閒富貴赫弈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
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

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

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毎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滅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

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為
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
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
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
肇出惡焉四年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
征南將軍元遥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
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
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
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盡哀太尉

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瓫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廁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

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
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
元愉别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
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
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
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
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勃海郡公贈都督五州

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世宗同母妹也拜駙
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
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時復贈
太師大丞相録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
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
爲喪主尋卒無後
晛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
軍都督青州刺史諡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

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
后二年入坐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
又以功績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拜征虜將
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
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
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

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
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
刺史暉善事人爲尒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
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
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兖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
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勃海
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
黄門侍郎世祖克統万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
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
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
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為光禄大夫
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甲第賜帛
布綿穀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

爲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矚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入決万幾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万又賜綃八百匹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

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旨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

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令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又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彊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

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㶑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

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此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僭忽太后

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
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
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
我公之遠慕一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黄
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
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
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
轀輬車謚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
又詔贈國珍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

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眞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减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朞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攺封

東平郡公萇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
孝景
僧洸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
濮陽郡公僧洸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
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
事雍州刺史謚曰孝貞
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
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
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録

尚書事論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乂之廢靈太后虔時為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乂事發乂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為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謔多不預焉出為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與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論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沖之長子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録尚書事青州刺史尒朱兆入洛乘輿幽縶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

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禄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輕薄無行尒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釣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

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
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魏書八十三下

魏收書外戚傳下亡史臣論全用隋書外戚傳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魏書八十四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沖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群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彊蓬蓽鴻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

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為遠矣
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
宗世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
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
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
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
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
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
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下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麽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

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録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二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四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内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

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何不通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即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

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内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闕初中山龔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敵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曽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

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
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
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
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
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皐子
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
南將軍并州刺史諡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
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

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虔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
官至侍御長坐事從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
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
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
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
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
年雖羇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

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
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鎭司馬徵爲散
令撰幷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
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
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鎭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
通官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

聞自周以降曁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祜北平陽嘏河東裴定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

也恒即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恒三子並不率
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
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
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
每以爲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
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
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
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
恒爲祕書令而恒固請爲郡未授而卒時年七

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子壽昌大和初秘書令史稍遷荆州征虜府録事參軍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去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齠齓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

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兌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

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勅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旣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

曰公貴人不乏樵蘇何乃燃竒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竒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竒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竒不得志雅乃諷在事者書言竒不遂當是竒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竒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竒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𦕈異有寛宥但

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竒於易尤長在
獄甞自筮卦未及成乃擘破而歎曰吾不度來
年冬季及竒受害如其所占竒初被召夜夢星
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
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竒妹
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
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竒所注
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
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
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
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
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
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
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
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
美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
征伐為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

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
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嘗書
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眞安著作郎程靈
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
厲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
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

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
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
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
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
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
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
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
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
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絜

靜精微而不賊者敎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敎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奕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

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鎭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
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
受業於勃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
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
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
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
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忠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

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
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
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
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
幸中山詔徵典内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
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内皆曰儒宗吾
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
著録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

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摽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幷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脩古

放古幼有人才為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惠口辯身長八尺

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蘭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

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

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

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陁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三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

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
閭被勑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
請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
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
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
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
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
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
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

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滯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

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讃明其事光薦蔚
書呈宰輔乃召恵蔚與鑾庭議得失尚書令
肅又助鑾而鑾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即位之
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
武邑郡中正恵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
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賛人經參天二
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
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

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
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
文光於麟閣斯寔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
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
在兹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絶漢興求訪典文
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
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
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閲史篇訪購經論
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

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秘省忝官
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
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
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
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
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
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
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
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

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
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
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
黃門久之正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
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
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
之勞封東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肅宗初出
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禄大夫魏初
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

始中侍講禁内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隷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産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

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
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
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
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
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
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
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
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
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

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
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
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
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
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
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
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
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歛有損儒
者之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

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兖州有舊園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爲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兖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

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録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黄門李郁具所知

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
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
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
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堙没無聞朝野人
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
端聽而忘昃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
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
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没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
論榮價文明敘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

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
上諠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
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
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賁生平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
虬郡功曹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
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
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
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

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入琁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徵爲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爲倉曹參軍出爲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爲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去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

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禄大夫徵出州
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悦以其師資之
義爲之啓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
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
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諡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沖字文朗勃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
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

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
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
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
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
受之際發情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
諸經偏脩鄭說陰陽圖緯筭數天文風氣之書
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
訪以疑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
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植並徵沖爲功曹主

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沖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蒢裹尸倮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

豈宜同之當今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轜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幷盟器雜物及沖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沖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荅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

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
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
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
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
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
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
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

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
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
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熈初以例解
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
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
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
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
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
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

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

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
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
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論諸經論
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
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辠當死夢沙門
教講經覺時如所夢默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
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皃
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

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勑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勑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

常侍使蕭衍衍深躭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盤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說解四時恒尒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繒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

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與少耿介志學精
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
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
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
業與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
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與默爾不言及靈
馥說左傳業與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
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
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

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歷節氣後辰下筭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歷世宗詔令共爲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爲騎兵參軍後廣

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所歷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鈌業興又脩之各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勑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二年以前造歷之勳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起復本官元曄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

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万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

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
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
南將軍尋爲侍讀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
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
乃奏請業與共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
兼吏部郎盧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
業與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與曰委粟
是圜丘非南郊异曰北間郊丘異所是用鄭義
我此中用王義業與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

鄭解昪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
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
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
月也昪遂不荅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
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
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昪曰圓方之說
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
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
言豈非自相矛楯昪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

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為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名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分其故地屬

之二公名為繫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
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為諸侯之時所化之
本國今旣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
分封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
五飛龍初可名為虎問意小乖業興對學識
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
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
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
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為正業興對自

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槨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為友業興對孔子即

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與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與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万代業與對曰此是後人所録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

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與
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
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
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
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
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
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每出征討時有顧訪五
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
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歷以五百爲章四千四

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十分還以己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六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万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

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
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與傳其長子伯以授之
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
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
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
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

千古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魏書八十四

高氏小史儒林傳無刁沖盧景裕李同軌三人史目録皆有之此卷刁沖盧景裕傳全録北史非魏收書史臣論亦出北史北史全用隋書儒林傳論